



書叢藝文代現

夫 礦 煤

編主 藩道張
著 望 孫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行印局書中正

現代文藝叢書

煤 礦 夫

張道藩 主編
孫 望 著



正中書局印行

渝 2955

現代文藝叢書總序

戲劇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釋

名：

「文者，爲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前者是說文乃組織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效能，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文學，均爲有關治化之作，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羣趨爲文學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卽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或且力事模倣，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創足以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即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目次

前記

上輯：煤礦夫

車站……………一

渡口……………二

初夏……………五

路……………七

煤礦夫（附錄孫用譯煤礦夫一首）……………九

隊伍……………二二〇

衛兵……………二二六

生活……………二二八

目次

十一月的重慶 三三

下輯：城

海戀 三九

城 六三

前記

這裏面所收的十一首詩，都是從去年三月到今年七月中所寫起來的；而且，一部分已在各雜誌發表過。其中「十一月的重慶」一首，並且早經編在今春所印出的那個「小春集」裏。我所以要把它提出來再收入這集子裏，原因很簡單。第一，是因為我最近把那首詩稍稍的修改了一下；第二，是因為那首詩的風格，和「小春集」裏所收的許多詩篇都不相同，而與這裏面所收的詩篇，步調比較來得接近的緣故。

上輯九首，都是小詩，下輯兩首，在篇幅上說起來，是比較的長一些。這兩篇東西，本打算抽出來交給桂林的文藝新哨社出一個單行集子，列作「新哨詩叢」。但同時又因為已約定在「現代文藝叢書」中也出一個集子，而現在「現代文藝叢書」又即刻就要出版，編者催稿很急，如果我僅僅將前面幾首短詩提出來罷，那，材料太少，實在不能成一專集，而對於編者，也未免有敷衍塞責的嫌疑。因此，我就索性把這十一首詩一起雜湊攔來，決定都交給「現代文藝叢書」的編者，先印這個集子。

至于「新哨詩叢」方面，我正打算另外再編一個集子交給他們出版。但，這究竟是一個計畫，究竟祇是在「打算」，因為寫詩，不比寫那些應時文章，可以加工趕製。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我要是寫不出東西的時光，往往一個月兩個月都不能得到一首。所以，假使「文藝新哨」的編者要問我究竟什麼時候可以編得起來，那，我實在無法回答。我所能向他說明的，那祇是「無論如何，我總得設法儘先交卷」而已。

因此，我除掉請求「文藝新哨」的編者耐心地等着而外，同時就在這裏特地向他遙致歉意。

孫 璜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重慶。

上輯：煤礦夫

車站

旅客的心是動盪不安的，
像一隻小木船，

動盪在江河裏。

旅客徘徊在車站上，

旅客棲止在車站上，

車站是旅客心上的江河。

迢迢的，迢迢的

一望無窮盡的長途，

也是旅客心上的江河。

車站輻射着

向各處伸展出去的公路，

車站是公路的出發點；

車站集納着

從四面八方投射過來的公路，

車站是公路的終點。

整天喧嚷着的

人聲和車聲呀，

你吞食了車站的寧靜了！

除了深夜，車站有片刻的安息，

它是永遠在喧嚷中的。

渡 口

客車奔馳到渡口的時光，

旅客的臆念，

已經越過江水，

三十年三月，於重慶。

在臆測着

從對江伸展出去的
公路及其兩側的景色了。

山巒重疊着山巒。

急速的水流，

盪瀉在山巒的中間。

旅客看見渡口的楊柳，

于是才喚起了：

他們出發時候

在車站止

和他們送別的人們

招手作別的懷念。

渡船裝載着客車，

像一隻奔騰的野獸被囚住了。

旅客凝視碧綠的江水。
在旅客凝視下的江水，
更見得像閃電一樣過流着了。
旅客的懷想，
這時也許落在水流上。

渡口的四季，
給予旅客的感想，
也是隨着四季而不同的。
但是，這些感想是片刻的。
當客車吼叫着
離開了渡口的時光，
旅客的感想，
也就隨着
消失在旅途的顛簸中了。

三十年三月，於重慶。

二十年三月，於重慶。

初夏

初夏，小牛的泥蹄，
浸潤在水田裏。

初夏的水田，
像嵌上玻璃的窗格子，
一格又一格，明淨地。

小牛的影子倒印在水面上，
於是牠第一次窺見了
那兩隻美麗的觸角。
牠磨動那張開闊的嘴巴，
用當日吃草的姿態
想去接吻它。

小牛鳴叫，

初

夏

有一道美麗的螢聲。

那是：

夜色快要侵襲到水田的時光了，
牠看見，一隊載運着軍火的牛車

轆轤地

轆轤地，從遠處過來；

轆轤地，轆轤地

又從近處拖遠去。

不知道前線緊張的小牛，

牠的泥蹄，

仍然浸潤在水田裏。

牠慢慢地抬起頭來，

看看天，

牠是在等候着主人的接引了。

初夏，農村的晚色
比日景更可愛。
看牛犢隨着主人
緩步走在田塍上，
我起一種神祕的感覺。

路

路，
平鋪在大陸上。
橫的路，
縱的路，
交織着。
交織着，
像是一個
遍佈大陸的蜘蛛網。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於

你是大陸底大動脈，
交織着。

車輛爬行在公路上，

長長的路，

行不盡的路，

川流着，

循迴着，

這迴轉在血脈裏的血輪呀！

有橋樑來接引你，

有渡船來接引你，

有隧道來接引你；

你翻過山，穿過山，

你涉過河，涉過江，

大陸上，路，

已不再有你的障礙了。

路，你平鋪在大陸上，
像是一幅

四通八達的蜘蛛網。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於重慶。

煤礦夫

(一)

這裏沒有「以黑爲美」的
非洲人民的風俗，

但是我竟塗抹煤灰，
像女人塗抹胭脂一樣。

四十五度的僵僵着腰身，
我爬行在漆黑的

煤礦夫

煤 礦 夫

礦山的大肚腸裏，
慘淡的油燈放不出一點光輝。

我是礦山肚腸裏的一隻寄生蟲，
可是我吮吸不到一點脂肪。
爺娘生給我的一對好胳膊，
現在看看瘦得太可憐了！

(二)

我舞動我的大鐵鎚，
不斷的鎚擊煤巖。
煤塊跟着火星一同滾下來，
我的結着厚皮的腳背，
時常砸得淌出鮮血。

黑色的汗液，像珍珠
從皮膚裏擠出來。

酸臭的，鹹味的

黑色的汗液流到我的嘴裏，眼角裏，
黑色的汗液也洒落在煤塊上。

(三)

「春天」在我的頭頂上，
可是還隔着一層礦山。

我和「春天」的中間，
就感覺得缺少一座橋樑。

世界在我的頭頂上，

翻轉着廿世紀的時新的潮流，
可是世界和我還隔一層礦山。

我是被遺棄在世界以外的！

太陽在我的頭頂上，

可是太陽和我也還隔着一層礦山。

一年三百六十日，我的天，
有幾個日子我能看見太陽呢？

(四)

但是，大肚皮的經理先生啊！
在我的生命裏沒有春天，
即使把我拋出世界以外，
即使我成年看不見太陽，
這都沒有什麼要緊。

只是我希望這裏

慘淡的油燈能變得光亮一點，

只是我希望你的「手杖」

對我的脊背能放一些仁慈，

只是我希望……大肚皮的經理先生啊！

(五)

爲我知道得很清楚：

從這些烏黑的煤筋裏
我可以給人類發掘熱量，
從這些烏黑的煤筋裏
我可以給人類發掘幸福，
從這些烏黑的煤筋裏
我可以給人類創造動力，
從這些烏黑的煤筋裏
我也可以給世界增添光明。

因此，我甘心

讓歲月消蝕我的健康，

我不說一句怨話；

即使我的腰

變成了一面繃緊的弓，

我不說一句怨話；

即使我的好子孫們，和我一樣

忠實地做着小寄生蟲，
我不說一句怨話。

(六)

我四十五度地僵僵着腰身。
我爬行在漆黑的
礦山的大肚腸裏，
我不斷地揩着煤矸。

我舞動我的大鋸鏈，
我淌着酸臭的汗，
我不斷地鎚擊着。
煤矸從我的手邊，從我的腳邊滾落。

這裏沒有非洲人民的
「以黑爲美」的風俗，
但是我竟塗抹黑灰，

從頭上到腳上，像女人塗抹脂粉一樣。

三十一年四月四日，於重慶。

附記：

孫用先生寄給我他最近所譯的一首捷克斯拉夫P. 柏茲魯支所寫的「煤礦夫」，這引起了我有次在貴州參觀某一煤礦時的感觸。那滿身塗滿了煤灰的漆黑的煤礦夫，若然我在夜晚碰見他時，我準要疑心他是一個鬼，是一個可怕的什麼精靈。

那煤礦夫跟我談了好些話，當時我非常感動。我想寫一點什麼東西，可是一遲延，就耽擱下來了。現在我讀了孫用先生的譯詩，我回想過那一回參觀的情形，我的情緒又起伏着，又激動起來了。

因此，我就在激動中寫了這篇東西。而且我大膽地一字不換地也取了「煤礦夫」這個題目。我想孫用先生該不至於向我提出抗議罷？

可是，說得直爽一點，我祇是記錄已經過去的一點點印象而已。讀了孫先生所譯柏茲魯支的作品，對於自己的東西，我是更覺得夠慚愧的。這裏，我不敢和它存一絲相比量的意念。

附錄。

煤礦大

捷克斯拉夫P.柏茲魯支作 孫用群

我挖掘，我在地下挖掘，

閃着蛇皮的光的石塊，我挖掘，

我在奧斯特拉伐，波爾恩卡下面挖掘，

燈光慘淡，披到額上了，

膠着汗水的散亂的頭髮，

苦味，酸味泛上了眼睛，

頭頂和血脈發着惡臭，

鮮紅的血滴從指爪流下，

我挖掘，我在地下挖掘。

我用大鐵鎚向着煤塊敲打，

我在薩爾瑪挖掘，

我在屈赫華爾德挖掘，我在柏林華爾德挖掘。

柯都拉結冰了，我的女人在歎氣，
我的飢餓的孩子們在哭哭啼啼。

我挖掘，我在地下挖掘。

煤塊爆着火星，眼睛爆着火星，
我在董勃洛伐挖掘，在奧爾洛伐挖掘，
在波倫巴挖掘，在拉齊下面挖掘。

在我頭上，響着馬蹄的玲玲，
他的玫瑰頰的女兒微笑着，
是伯爵騎行過我們的鄉村。

我挖掘，我將鋤頭舉起，
我的蒼白的女人到了伯爵的大廈。

來求乞麵包，她的乳房沒有了乳汁。

真是好心腸的主子，

他的大廈是用黃石建成，

在大廈下奔流着一道大河。

有兩隻兇猛的狗守住了大門。

她爲什麼不向他求乞？

主子的糧麥難道是爲了礦工的女人而生？

我在赫魯孝夫和米哈爾科維采挖掘。

我的孩子們將會怎樣了，

當煤坑結果了我的生命？

那時候，我的兒子要挖掘又挖掘，

要在卡爾溫那挖掘，

又將怎樣，還有礦工的女兒們？

啊，將會怎樣了，那盞咒詛的燈，

假如我竟遠遠地摔掉，

假如高高地站直了彎曲着的背脊，

假如我握緊拳頭，一直的去了，

假如從地下伸到了天上，

揮着我的鐵鎚，抬起熾熱的眼睛，

上面，是上帝的太陽的照耀？

彼得·柏茲魯文，捷克斯拉夫的詩人，生于一八六七年。他是極少產的作家，他的一本薄薄的詩集「西勒西亞之歌」，歌唱着在波蘭人和德國人的壓迫下的本國人的痛苦和不幸，他們大都是生活在西勒西亞的礦產和農業的城鎮奧斯特拉伐的。本篇原作于一九〇七年，係自世界語本的「捷克文選」轉譯。

三十年十二月。

隊伍

隊伍開過村莊。

隊伍像一條磁鐵，

吸住了

那些老百姓的

樸實而熱情的視線。

綠楊樹，

排着行列

從遠遠擁到村邊。

圍起藍布裙子

而也梳着髮髻的

年輕的農婦，

藏在綠楊樹的

叢密的蔭影下。

她把一頭牡牛
繫在樹椿上。

牡牛側轉兩隻犄角，

想嚼飲河水；

而他的眼睛，

却在啜飲着

開邊村莊的隊伍。

「帝帝打……………」

打打帝……………」

綠油油的原野上，

灰色的行列

于是隨着號聲

縱縱的伸長。

老農夫

放下他的秧苗，
伸長了頸子，
用他忠厚于田地
一樣忠厚的心，
興奮地，目送
這蜿蜒的行列。

甚至

在溪邊洗東西的
裹着花頭巾的村姑，
她不察覺
筐子裏的油葵
已經給水流捲走了；
因為他的視線，
正被吸住在

那灰色的行列上。

帝帝打……………

大大打……………

這號聲，頃刻間

傳遍了村莊，

傳遍了原野。

甚至坐坐在灶前

正在燒着午飯的

白頭髮的老婆婆，

也趕到大門外邊，

瞻望這灰色的行列。

你看，不是那煙霧

已停止了噴煙炊煙。

甚至于

田埂上打瞌睡的農夫，

甚至于

聚在牛欄裏的孩子，

甚至于坐在草屋裏

織布的婦人，

甚至于

趕着羊羣的小女孩，

甚至于

捲着水藻的漢子，

甚至于……

他們都歡喜地瞧望，

他們都被號聲感動了！

隊伍穿過了村莊，

綠油油的原野上，

灰色的行列
漸漸地移得更遠，
而且，那號聲，
也漸漸聽不分明起來。

但是，這些老百姓們，
却仍然

靠在大門口，
蹲在溪邊，
站在村頭，
站在田塍上，
藏在綠楊樹的濃蔭下，
在眺望
開向前線去的隊伍，
這灰色的行列。

一種悲壯的熱情，
但老百姓們興奮得
幾乎流出了眼淚。
他們目送着，
直到原野上
飄蕩下了
一道像煙霧一樣的
飛揚着的灰塵。

衛兵

以等速的腳步，
徘徊在大門口。
疲倦了，
那漆着黑柏油的
小小的站崗亭；

一九四二年四月廿二日。於重慶。

便是他惟一的休息室。

太陽，

以融解金石的熱度，

逼過他的鋼盔；

紫褐色的皮膚裏，

滲出了汗液；

像雨後的湧泉。

看看太陽落止，

看看農夫把牽了牲畜回家。

而他，仍然在大門口

以等速的腳步徘徊，

默數着飛過的鳥鴉，

一隻，兩隻，三隻……

衛

兵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於重慶。

葉 敏 夫

生活

(一)

門外的驢子，

搖擺牠

頸項下繫着的鈴鐺。

打起節拍，

你聽，這毫不急不忙的，

在漾着微霧的

早晨的公路上

搖擺着。

天已經大亮了！

工人檢查檢查他的旋盤，
檢查檢查他的扳手和鉗子，

在那藍布工裝的口袋裏，
他摸一摸。

磨子的鈴鐺的響聲，
驅趕他

已經到了上工的時候了。

磨子馱着米袋，

馱着煤筋，

馱着許多東西，

向人煙稠密的處所走去。

這成列的磨子隊，

沿路搖起鈴鐺，

催醒沿路的

散居着的工。

于是，

塵

滑

工人們都開始動作起來了。

(二)

眼前高聳的煙囪，
嘔吐着糾纏不清的濃煙。

工人們騷動着，
走在

用烏黑的煤屑鋪設的馬路上，
工人們望着工廠的大門，
就想起：

「一天的好光陰」

又將給

這不說話的大嘴巴吞食進去了。

矗立的煙囪在招呼着工人，
馬達的嘶聲在招呼着工人，

車床翻轉着齒輪，
也在招呼着工人：

「喂，工人先生們，
早安！」

(三)

煤灰飛舞着，

從窗口攢進工場裏；

油旺旺的臉上，

美上這黑色的粉末。

「哈哈，真漂亮呀，

××老哥！」

「你才真的漂亮呢，

哈哈！」

在一隻裝得滿滿的筐子裏，

他們檢起

那車得雪亮的槍帽，

煤 礦 夫

做他們的鏡子。

他們檢起來照一照，

於是

他們各人都禁不住大笑起來！

「哈哈，老哥，

我們大家都漂亮呀！」

(四)

但是

當老總們

排着行列開采的時候，

工人們都放下了手裏的工作，

像探看什麼猴子把戲似的，

他們擠迫在窗口。

老總們抬着

一箱箱的子彈和槍枝。

「軍火的製造手呀，
你們好。」

前方的勝利，
是要靠你們努力生產
才能獲得的呀！」

「不，老總，
你們好。」

前方的勝利，
是要靠你們的拚命
才能獲得的呀！」

在機器的嘶鬧中
老總們又排着隊伍開走了。
他們互相揚揚手：
「軍火製造手們，再會！」
「老總們，敬禮！」

生

活

「……………」

(五)

當驛子隊伍

又搖擺着鈴鐺

從市街上回來的時候，

太陽的餘光

已啣住了西山。

「喂，下班了，

××老哥。

到我家裏去喝杯大麵酒罷！」

馬達靜止了，

車床靜止了；

像烏鴉一樣，

工人們從工場的門口裏擁出來，

從工廠的大門裏

散向馬路上。

矗立着的煙囪，

于是吐出它最後一口的濃煙

像向工人們打着招呼：

「工人先生們，

明天請早！」

十一月的重慶

十一月，

重慶是多霧的。

填塞了

市與天空的間隙的濃霧呀！

對面的羣山，

對面的樓房，

十一月的重慶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於重慶。

紫 磯 夫

全在你的

灰白色的幔幔下掩蔽了。

十一月，

重慶霧，

人們都把「倫敦霧」來比擬你。

重慶還是暖和的，

雖然市郊一派的喬木

已告訴我們：

「冬天就在眼前了！」

但十一月的重慶的市民，

却更見得活躍的。

在霧裏，

在壓積着霧的街市上，

重慶，

像春一樣的繁榮起來了。

走在市間的男人和女人，
也如同春色

愉快地

落上了他們的臉頰。

中午的霧，

在暖和的十一月的陽光下消解了。

重慶，

於是又面對着青天。

但當「晚色」

慢慢走來的時光，

重慶又在霧裏了。

十一月的重慶，

並不太冷的重慶，

霧的重慶，

重慶一月的

張 碩 未

「今天沒有警報了！」
你可以想象到

有無數無數的人
在這樣的歡喜着。

十一月，

重慶是多霧的，
重慶是活躍的，
重慶是走上了
新生的道路的。

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改作，於重慶。

下韓城：

海戀

小金哥喜愛大海，

因為他是生長在海邊的，

因為自從他的眼睛

能夠瞥看東西；

除開他那

掛着兩隻大奶子的母親，

除開他那

生着一張長長而黑黑的臉的父親，

除開他家裏的

那幾塔煙焰燼黑了的牆壁，

他是最先看見大海。

大海對於小金哥

是多麼神祕的！

當小金哥夜晚睡在牀上，

「嘩喇嘩喇」的潮水，

好像在拍着他的枕頭，

不用他那大奶子的母親

唱催眠的歌曲，

「嘩喇嘩喇……」

嘩喇嘩喇……」

小金側着耳朵聽着，

於是他的耳朵裏，

好像灌滿了潮水似的，

他的頭腦裏，

好像灌滿了潮水似的，

他的幻想裏，

也好像激湧着潮水似的。

小金哥每個夜裏
都是在海潮的激拍中睡去的。

春天來了，

小金哥家的土房子的週圍，
長出了各種植物。

牽牛花

（他們那裏大家叫做喇叭花的，）

像手牽着手似的攀滿了

那座小小的竹籬，

又從竹籬攀上了

那烏黑的矮矮的

用稻草編蓋的屋頂。

春天來了，

海

潮

煤 礦 夫

爬在那泥牆上面的

落盡了葉片的女蘿，

現在，

也因為得到了

春天的暖和他的氣息

和飽和着水分的

海風的吹拂，

從枯藤的枝節間，

長出許多葉子來了。

春天來了，

小金哥的臉也變得紅噴噴的。

早晨，

當老公雞

拉長了嗓子鳴啼的時光，

小金哥的母親

便忙着從葎窩裏爬起來。

小金哥睜開他的眼睛，

從那泥牆上砌着的

梅花形的瓦洞裏，

他看見幾隻跳躍着的麻雀，

在開滿李花的樹枝上，

吱喳吱喳的叫着。

小金哥于是也從床上爬起來。

除了麻雀的吱喳吱喳的噪聲，

除了老公鷄的鳴啼聲，

除了門口的狗吠聲，

除了早晨的海潮

磨擦着沙灘的聲音，

小金哥家的院子是很靜的。

小金哥揉揉眼睛，

他走出大門，
就看見那一片茫無邊際的大海了。

大海對於小金哥多麼神秘呀！

從黑刺刺的海面上，

那分不出界限的海天的遠處，

魚白色的微弱的光彩，

漸漸湧上來，

漸漸地變得明顯，

漸漸地豁朗，

漸漸地有着朱紅的光澤，

漸漸地那紅光由微弱而鮮明。

於是天和海水，

好像有了分界，

於是小金哥看見

從海面的遠到不可以計算的地方！

射出了强烈的光彩，
于是那红得像血一样的太阳，
从沸腾的海水里迸出来，
像是窥探大海的秘密，

太阳昇起来了！

他跳动着，

一分一分地跳动着；

从海的边缘，

慢慢的昇得高起来。

像一个刚从熔铁爐裏取出来的

被高度的火力

烧得通红的大铁球，

散发着热量，

散发着光明。

海

燃

大海，

變得那麼美麗呀！

太陽光射在海面上

一盞一盞的閃光，

金色的閃光，

晶亮的，

強烈的，

使人眼睛照耀得發花的光輝，

從一盞一盞的波浪上閃發出來。

因着太陽光的照射，

海面上不斷地蒸騰着

乳白色的霧氣，

蒸騰着，

飛向天上

變成白雲，

變成彩色的朝霞。

小金哥看着大海，
看着太陽從大海裏生長，
看着它慢慢的升高，
又看着耀着金光的海水，
他的心裏充滿着快樂。
他好像在這些閃光上
抓到了新生的活力似的。
他有無限的新鮮的希望，
跟大海的波浪一樣地
湧起在他的心頭。

除開刮風下雨的日子，
小金哥每天都是這樣起得很早，
每天都是這樣的：
每天看着大海，

每天幻想着天和海的奇蹟。

大海對於他真是太熟悉了！

他可以有整整的一天

不看見他的父親的影子，

當他的父親揹着竹籠兒

出去打撈蛤蜊，

或是被人家攆去撈着船隻

打捕海魚的時光。

他也可以一整天

不看見他的母親，

當他跟了鄰村的孩子們

出門玩得忘記了

回家吃午飯的日子。

但是對於海，

除非他躺在床上生着病，

他是沒有一天不看見大海的。

因爲他生長在海濱，
因爲他居住在海濱，
因爲他家的院子的大門

正對着大海，
只要他一走出那矮溼的屋子，
大海就會迎着他。

小金哥家吃過早飯以後，
他的父親總是那麼
帶着他那枝竹根做成的煙管，
急急忙忙地
出門去給人家公司工作。

而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也是那麼勤懇地
僵僵着背，
緊靠着那一隻陳舊的腳盆，

在洗着一腳盆骯髒的衣服。
他的腳邊，

有一羣小鷄子，

唧唧啾啾地呼叫着，

圍着牠們的母親，

在尋找牠們的食物。

還有幾隻小豬子，

揚動着牠們的大耳朵，

在泥牆下面，

啜飲着水潭裏的髒水。

「豬子多髒喲！

沒有出息的人。」

才跟豬子去玩耍的！」

小金哥的母親常常這樣對他說，
因此他不喜歡跟豬子一同玩耍。

在海潮退去了的時候，
離開他住屋不遠的地方，
就露出一片廣大的沙灘。
午後的太陽映射在沙灘上，
像無數萬顆金星，
在那裏發着閃光。

小金哥喜歡在沙灘上玩耍，
有鄰村的孩子們和他搭伴。
他們在沙灘上做著遊戲，
他們在沙灘上飛奔，
他們在沙灘上拾取雪白的貝殼。
當他們玩得疲倦了的時候，
他們就在沙灘上打瞌睡，
有暖日的太陽做他們的被窩。
而他們也常常讚美沙灘，

說是家裏的板床，
還比不上沙灘軟褥。

有時候

他們赤着腳走在淺灘上。

帶着鹹味的海風，

從海面上吹來；

波浪耀着金光，

翻翻滾滾的也從遠處爬來：

「嘩喇嘩喇……」

嘩喇嘩喇……」

它吮舐着他們的腳背，

嚼嚼着沙灘，

然後撕掙着捲起白色的浪花，

又遲緩地失望似地退下去。

那些皂白色的泡沫，

積聚在砂石間，
在蔚藍的天空下，
閃爍着晶光。

遠處的船舶的帆篷
像是蝴蝶的大翅膀，

閃爍在日光下。

那些碇沙在海邊的打魚的沙船，

側擺着高高的桅檣；

它們之間靠得很近很近，

因而互相傾軋着，

互相撕磨着。

雪白的浪花，

像向誰報復似的，

盛氣地，激怒地，

奔向船舷。

海

五

但這些對於小金哥並不太感到興趣。

小金哥頂喜歡看的，

却是那些巨型的郵船，

和那些塗着淺灰色的油漆的兵艦。

水手們穿着白色的制服，

在甲板上來來往往的走動，

那微微傾側的煙囪，

擺塞出一陣一陣的濃煙，

給潔淨的藍空

滾上一條烏黑的長長

捲尾巴一樣的痕跡。

小金哥常常學着

那種牛樣的吼聲：

「嗚旺旺……」

「嗚哇……」

他常常對着他的小朋友們，
說他將來要去當一個水兵；
「多麼神氣啦！」

那時我也可以穿上雪白的兵衣，
戴上飄着黑帶子的兵帽，
套上黑得發出油光的皮靴；
我要從兵艦的底下一層，
走到頂高的一層；
我要立在甲板上，
讓兵艦載着我，
在大海的當中，
排着波浪飛快地航駛。
那時候我該多麼神氣啦！」

小金哥的幻想沒有窮盡，

他永遠懷着新鮮的希望。

他愛生活在海濱，

他愛海濱的貝殼，

他愛海濱的稻草和泥土築成的屋子，

他愛退了潮水的平滑的沙灘，

他愛夾有鹹味的海風，

他愛海濱的一切。

但他所更愛的，

却是那茫無邊際的大海，

那巨型的郵船和兵艦，

和那理想的

水兵所過的海上的生活。

但是現在，

小金哥所熱愛着的大海呢？

央掉了家鄉的小金哥，
現在是隨着他的

出賣勞力的父親，

和他的大奶子的母親，

流落到

「遍地皆山」的後方來了。

在大後方的一個山城裏，

小金哥跟着他父親和母親

平凡地生活着。

那木板釘起的矮小的屋子，

門前流着污穢

發着腐臭的陰溝。

當他的母親僵僵地背着

洗滌着衣服的時候，

（因為要在流浪中生活，

她現在給人家洗着衣服）

小金哥常常

坐在那隻龍髯的腳盆旁邊，
拉拉他母親的衣裳

問她：

「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

回到海濱——

我們的家鄉去？」

小金哥現在知道：

沒有海岸線的國家，

沒有海口的國家，

沒有領海的國家，

那是不能生存的。

他常常對他的母親說：

「一個國家沒有海口，

譬如一個人沒有嘴巴，

一個沒有嘴巴的人，
他就不能吃飯，
一個不能吃飯的人，
他能夠生存麼？
一個國家沒有海岸線，
一個國家沒有領海，
譬如一個人
禁閉在一隻抽完了空氣的膠筒裏，
一個人呼吸不到空氣，
他能夠生存麼？」

小金哥

這海濱的騾子，
這大海的熱戀者，
他是生長在海濱的啊，
他是從海濱過來的啊！

海

想

每天，

他懷想着他的家鄉，

那門對着大海的，

矮矮的稻草編蓋的屋子，

那翻騰着白浪的大海，

那潮退以後的

一片平滑的沙灘，

那些一同檢拾貝殼的，

一同躺在沙灘上的，

一同唱着海濱歌曲的鄰村的孩子，

他懷想着。

多麼有味道喲，

他所熱愛着的海濱的生活！

春天來了，

山城漸漸地活躍起來。

各樣的植物，

漸漸地也放了綠，

繁榮着，點綴着山城；

但在小金哥家的大門外，

却不再看見

那翻滾着白浪的大海。

「啊，白浪滔天的大海，

我生長在你的岸邊。

這些侵奪我們領海和海岸的殘暴啊！

如果我長大了，

如果我當了水兵

有一天，

我總會衝到你們的島國，

有一天我總會駕着兵艦，

向你們索取代價！

生長在海濱的人嘯！

想想罷，

那是我們的海岸，

那是我們的領海，

我們應該

回到我們的海濱去生活，

我們要收回我們的海岸

我們要收回我們的領海啊！」

春天來了，

小金哥唱着唱着，

她坐在他母親的

洗衣的腳盆的旁邊。

唱着唱着，

他的血液，現在是

像潮水一樣地沸騰着。

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二日，於重慶。

城

第一部 城的誕生

城，

你的誕生是偉大的。

在那莽蕪的平原上，

在那村落稀疏田的屯間，

在那一望無垠的地段，

在那匿伏着狐狸，黃鼠狼，

豬獃，蛇，鸚鵡，

或者是田鼠和山雉的荒林裏，

城，

我們遠代的祖先，

看見你怎樣誕生的。

建築師怎樣看見設計着，

城

鑿工，石工，挑工，

土方工，砌工和木工，

怎樣工作着。

城，你知道你的誕生
是怎樣艱難的麼？

鑿工呻吟着，

石工呻吟着，

挑工呻吟着，

土方工呻吟着，

砌工和木工呻吟着。

他們呻吟着，

他們流着汗，

在你沒有出生之前，

城，

他們是一逕

因為難產而苦痛着的。

農家的子弟們，

晒在強烈的太陽下，

吶喊在強烈的太陽下，

開闢着莽原，

伐着林木，

除着草，

捕着野雞，豬權和兔子。

他們趕走鸚鵡，

趕走蛇，

趕走狐狸，

趕走黃鼠狼，

田鼠和許多許多的野獸，

他們私有的土地被徵用着，

他們又被逼着在自己的土地上

做着清除，

城

破壞和建設的工作。

城，

農人的兒子們十分懷恨你。

「這私生子

霸佔了我們的土地呀！」

他們時常在背後邊

這樣漫聲的咒罵你。

但是他們仍然在強烈的太陽下，

和石工，挑工，砌工，

土方工，雜工們，

呻吟着吶喊着工作，

流着汗賣力地工作。

城，

你應該知道的，

鑿工怎樣捏黏着土，

怎樣砌着模型，

怎樣送進鑿窟的大肚子裏，

怎樣築，

又怎樣從鑿窟的咽喉裏指出來。

煤灰抹黑了他們的臉。

一張張紫黑色的大嘴唇，

嵌着光油油的大眼睛；

他們的手，

他們的腳，

他們的赤露着健碩的胸脯，

城，爲着你，

他們都抹上了墨黑的煤灰了。

城，

你出生是艱困的。

石工以堅毅的耐性開鑿山石，

■

築 磧 夫

「叮噠，叮噠！」

叮噠，叮噠！……」

鋼鐵的韻語，

鏗鏘的韻語，

從他們斧斤上拋寫下來。

烈日把斧斤晒得沸燙，

烈日閃射着斧斤，

偉大的石工，

堅毅耐性的石工，

爲了你，城，

他們是夠辛苦的。

無數的挑工和雜工，

那是包括着

身懷碩大的漢子，

粗手粗腳的村婦，

像一匹靈活的小馬一樣的童工。

呀，他們趕着車子？

趕着騾子和馬羣；

或則是自己擔負了駱駝隊的任务；

挑着，擔着，背着，

還有推着獨輪車的，

從鑛工那裏，

從石工那裏，

從四面八方，

像趕着市集一樣，

他們擔任着

搬運泥土，磚頭和石頭的工作。

城，你的誕生是偉大的。

砌工和泥水匠，

在監工的

城

閃着兇光的眼睛的監視下，

他們堆砌着，

堆砌着，一塊又一塊，

一層又一層，

一方又一方；

當他們疲倦在烈日下的時候，

他們會

偷避了監工的閃視，

他們靠在城腳上，

蹲在磚石上，

爬在草坪上，

田塍上；

他們會從袴腰間，

搭出一根細長的旱煙筒，

吸一會烟，

休息一會！

像一會假。

一直要等到

遠遠地看見了

監工的影子的時光，

他們才爬起來，

才回到自己工作的崗位上。

他們嘴裏開始唱着山歌：

「好個眯眯吃煙烟，

一交跌在姐身邊！

.....」

他們唱着，唱着，

他們工作，

繼續地工作。

城，

當那荒蕪的草坪上，

城

開始建起了
精緻的大廈的時光，
當那莽原上
開闢了許多許多的
馬路，街衢，
和像蛛網一般的巷子的時光，
當那稀疏的村落，
密集地，密集地，
連接成了繁盛的市集的時光，
當那些長滿荊棘的墳地上，
當那些種植着農作物的田野裏
建起了各式各種建築物的時光，
城，
你是幸運地誕生了。

第二部 這是新興的都市呀

揚子江的水，

是源泉豐旺的乳液。

環繞你的周圍，

河工掘着戰壕，

引導揚子江的潮水

來哺育你。

城，

你是倚着揚子江而生長的，

你是吮吸着

揚子江的乳液而生長的，

你是被擁抱在

揚子江的大臂膊裏生長的。

揚子江呀，

這年長的

忠實的揚子江呀！

她撫育你，

她灌輸你文化，

她教你認識

古代的哲學，

古代的文學，

古代的藝術；

她教你知道歷史

經濟，政治，社會，

以及各種各種的科目；

她教你進步，

她教你學習奢侈，

她教你廢棄

那種日中爲市的

古老的制度；

她也教會你

許多許多商業的祕密；

社會的祕密
和政治的祕密。

她，

是一徑忠心地，

慈謫地，

辛苦地，

哺育着你，

教養着你的，

家，

漸漸地

你是成長了！

你是聰明的。

你的聰明是可以

教你學習許多許多科目

都有成就的。

家

你有挺健強的記憶力，
你有博記的穎悟的本能；

那些朝代的興替史，

那些帝王宗室的世系，

那些氏族의 鬥爭與內戰，

那些士大夫的生活的情況，

那些宮闈的可笑的祕史，

那些被人們所忽視的

朝官的野史，

你是尤其記得清楚的。

你把它牢記在心裏，

一世又一世，

城，你是聰明的。

十六世紀末葉的海外文明，
從意大利教士的手裏，

撒播了它的種子。（註一）

一座具有東方造型美的城，

漸漸地接納着西洋的旅客了。

他們向你說教，

他們向你說：

「瑪利亞的兒子是天主，

萬能的天主啊，

人們可以向他祈求幸福。」

他們傳講着天文和地理，

他們告訴你：

「地球是圓的，

天空是大得無邊涯的。」

他們佈道，

他們爲病人祈禱，

他們設立着醫院和慈幼院。

城，

你是初次
和西洋文明接觸着了。

漸漸地，

你有着驚人的食量，

這於你生命的意義上
是值得炫誇的。

你每天吞食着鉅量的人口，

你每天咀嚼着鉅量的牲畜，

你每天需要鉅量的營養品，

你的營養品是人類的文化，

你的營養品是農村的作物，

你的營養品是

各色各種的原料

和粗製精製的許多工藝品。

你吮吸着民間的精華，

你消化着一切。

一八五八年聯軍的威脅，（註二）

法蘭西人竟誘逼你，

把你的自尊賤價地拍賣着，

像一樁商品一樣。

你的尊嚴，

你的祕密，

從此開向了海外，

大量的商船隊，（註三）

從外國來的商船隊，

從上海來的商船隊，

裝載着

歐洲產業革命以後的

過剩下來的

各種新型的工業品，

機器，衣料，時鐘，

金屬鑄製品

玻璃，牛油，化妝品，

裝飾品，藥物，

各種罐頭食品，

和各種各色的用具和玩具。

那是重噸位的貨船呀！

鉅大的烟囱裏冒着一道道濃烟，

有時把個潔淨的天空，

描成一片烏黑的雲障，

吐着牛樣的吼聲，

「空隆，空隆，

空隆，空隆！」

它們逆着揚子江的波流，

慢慢地，慢慢地

駛近你，

泊碇在下關

——你的身邊。

從上海鋪築過來的鐵軌，（註四）
負載着一列一列的車輛，

頭等車，

二等車，

三等車，

四等車，

貨車和鑽篷車，

蜿蜒地爬着爬着。

然後也安分地喘息着，

吐着尖叫，

吐着蒸騰的熱汽，

停頓在你的身邊。

像螞蟥樣的人口，

擁着擁着，

——

出入在你的咽喉。

身站上的脚夫

成天忙碌着，

碼頭上的小工

成天忙碌着，

抬着，挑着，

鍵着，着，

一隻隻木箱，包裹，

竹籬，藤袋，鐵桶，

總之是大宗的行李

原料和製成品。

有時還有伸出在江邊的

重噸位的吊機，

像一個大力士的鐵手臂，

一件一件的，

在碼頭上，

從火車上

搶取到江岸上，車站上。

貪婪的城呀！

漸漸地，

你是近於沒有壓足了！

一切的貨品，

你都吞食着，

無限量地吞食着，

在你的近旁，

還爲你建起了許多堆棧，

無數扇鐵冷的窗格

排成了行列，

一層樓，

二層樓，

三層樓……

城

齊整地，

嚴肅地。

這裏面，

爲你貯藏着食糧

（大量的原料與貨品）。

順着揚子江的邊緣，

一排排的廠房，

雍容地矗立着。

高大的，

紅色的，

灰色的，

黑色的，

成天放着濃郁的黑烟的烟囪，

吐着勞動的叫聲。

機器的輾軋聲，

馬達的嘶吼聲，

工人的喘息聲，
輾轉着，

嘶吼着，

喘息着，

它們是在製造着

人類的需要品，

城的食糧呀！

從傳統的習慣中，

從不開通的

保守的社會中，

城，

你漸漸地

呼吸着新的氣息了。

你的思想

漸漸地走向新的道途。

隨着時代，

城

你是被黨沐於
民主政治的潮流裏。

你愛自由，

你愛和平，

你放棄從來所取的
保守的政策，

你奮鬥着，

掙扎着，

你以血送走

東亞的專制的十九世紀，
你也以血迎來

二十世紀

這開明的新時代。

你開放着智慧的門，

你吮吸着進步的思想。
城，

從一九一二年以來，
你是變成了

一個新興國家的大腦，
一個新興的

民主國家的神經中樞了！

每一個居民是一個細胞，

每一條馬路，

每一條街道，

每一條巷子，

是你身上的一支脈絡，

一根血管。

看吧，

在你的血管裏週流着

小火車，摩托車，

人力車，自行車，

城

煤 礦 夫

兩輪馬車和四輪馬車，

大車，板車，

騾子隊和馬隊；

男人和女人，

（有知識和沒有知識的）；

沸騰着，鬧鬧着，

擁擠着，叫嚷着，

過行着，過流着。

當電力的奇蹟

普及地伸入了

每一條馬路，

每一條街道，

每一條巷子的時候，

無數盞路燈，

無數盞電紅燈，

閃爍着，

流着紅色的，

紫色的，

綠色的，

白色的，

以及各種顏色的光彩。

夏夜天空的繁星，

不能比你更美。

這是新興的都市呀！

第三部 從繁榮到淪陷

大酒家和咖啡館，

門口停着一排排的

迎時髦的

流線型的小卡車。

小卡車啊，

就像打着瞌睡的，

一隻隻馴服的野獸。

每天的各色的宴會，

使牠們忙碌得少有停歇。

這裏有大腹買，

有洋行買辦，

有銀行經理，

有教授，

有學者，

而更多的，

卻是政府的官員。

在這些食客的臉上，

我們是永遠找不到凶年的。

法蘭西的化妝品的最有威力的廣告，

可以在許多女人們的

頭髮上，臉上，手腕上，身上，

以至於腳上去尋求：

紅色的唇脂，
潤澤的寇丹，

（指甲上用的，
而也有敷在足趾上的，）

橘黃的頰粉，

閃着光彩的髮油，

華麗的裝飾品，

（戴着光澤的鑽戒，

腕環，耳飾與項飾，）

啊，色與香的引力！

線條的引力！

使許多男子們迷感了，

沉醉了，

瘋狂了！

酒排間的拳聲是熱烈的，
歌院裏的喝彩是熱烈的，

百貨店是擁擠的，

首飾店是擁擠的，

呢絨店是擁擠的，

糖果店和吃食店是擁擠的。

新興的城市，

快樂的城市，

偉大的城市，

晚來熱烈的擁擠的城市，

仰承着紐約的，

倫敦的，

巴黎的和上海的

愛時髦的氣息，

你是拋棄了

從來的朴質的風格了！

但是誠，

因爲你出身于

一個世代簪纓的顯族，

你是世代薰沐于

開明的，

平庸的，

或是黑暗的，

政治環境裏的。

你富有政治的親感，

你經歷過幾次

帝代的創建如全盛的時期，

但你也經歷過幾次帝代的崩潰，

傳統的保守的君主政體，

不能再使你依戀。

你有一顆革新的頭腦，

你愛自由，

你愛和平，

誠

煤 礦 夫

你要領導着無數的城市，
走向自救的道途；

從專制的束縛裏，
從不平等的條約的束縛裏，
城，

你要解救你自己，
你也要能解救其他的
不自由，

不前進的城市。

從堅定的信仰中，
從偉大的革命中，
從鐵與血的掙扎中，
從龐大的無抵償的犧牲中，
城，

你的維新的使命是成功了。

城，

你孕育着

每一個新興的政治意念，

你創建着

每一種新興的政治制度，

你倡導着，

鼓吹着，

推行着

每一種新政治。

二十六個年頭了，

城，

全中國的每一個省份，

每一個縣份，

每一個鎮市，

在你的導率之下，

有着飛快的進步。

城

有組織地，
有系統地，

有展望地，

像是一個神經中樞，

指揮着全身的

每一根脈絡，

像是一個心臟，

輸納着週身的血液。

光榮的城呀，

這是多麼豐美的收穫呀！

城，

從你的誕生以至于今日，

多少年，

你在各種不同的

生活環境中滋長着，

威武的生活，
昇平的生活，
快樂的生活，
淫蕩的生活，
恐怖的生活，
悲哀的生活，
你在各種不同的生活中生活着，
多少年了，
你終于在自新的道途上，
跨着駱駝一樣穩健的腳步，
在慢慢地前進了！

而現在哩，
城，

你還能說些什麼呢？

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

被

永遠記着罷，
這個使你蒙羞的
染着血和淚的月份！
顛狂的
暴戾的
野蠻的日本軍隊，
也從揚子江裏，
載着巨型的
冒着黑煙的一隻隻鐵艦，
也從上海
裝着一列列的列車，
慢慢地
慢慢地逼近你。
城，
當你的外衛，
在我們一寸一寸的

堅強的，堅苦的抵抗下
不幸地陷落以後，

你是受到了

最慘痛的災厄了！

無數尊遠程的和近程的鋼炮，

密集地，

密集地轟向你；

無數挺輕機關槍和重機關槍，

密集地，

密集地掃射你；

成隊的飛機，

攜着無數無數的

輕磅與重磅的炸彈，

不分晝夜的投向你。

這些毀滅人道的惡魔呀，

他們好像要把幾十年來

敵

所準備的，所積貯着的

火藥，炸彈，毒氣，

和一切的爆炸品，

孤注一擲地，

一起投向你一般的。

在這種瘋狂的暴力的轟擊下，

無數的生命被犧牲了，

無數的工廠，棧房，

高聳入雲的大廈，

金碧輝煌的大廈，

和一切的建築物被摧毀了！

每一條馬路，

每一條街巷都被炸毀了！

多少年來積聚着的物資，

在連月不斷的大火下，

在蒼翠紅光的

烈燄冲天的大火下，

都化為灰燼了！

沒有一點分別：

那十字尖頂的教堂，

上面飄揚着英國和美國旗幟的，

那掛着紅十字旗幟的

德意志人開設的商行，

那張着鐮刀旗幟的

蘇俄大飯店，

那義大利人的商行，

那法蘭西人的講究的住宅，

都在不斷的轟炸中

被破壞了！

那是沒有一點分別的，

因為日本的軍隊，

燒

是整個國際的仇敵呀！

沒有一點分別，

沒有一點理性，

他們祇曉得燒，殺，擄掠。

一切非人道的威脅

與恐怖的手段，

城，

他們都施using着。

他們希望你在威脅下屈服，

他們希望你沒有一點反抗，

馴服的放着門戶接納他們。

但他們的企圖是失敗了。

城，現在

你雖然是不幸地失陷，

但你是光榮的。

你給予敵人以堅強的抵抗，

你消耗了敵人

無數的財力和物力，

你給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一筆叫人難於計算的代價，

敵人犧牲了。

城，

一直到失陷，

你是沒有屈服過的。

現在，我們暫時難開你。

城，

我們知道你的苦痛，

在敵人壓迫下的苦痛，

我們從沒有一刻忘懷你呀！

我們想到你誕生的艱難，

想起從一片荒原，

城

一點一點地建設起來的艱難。
多少年了？

一個古老而新造的城，

文化的淵藪，

新政治的發祥地，

中華民國的神經中樞；

現在你是給侵略者沾辱了，

現在你是給侵略者破壞了，

現在我們是暫時的離開你了！

但歷史昭示我們，

侵略是必歸于失敗的，

現實昭示我們，

侵略者是必歸于失敗的。

等着吧，城，

等着我們勝利的一天，

等着我們打回老家的一天，

城，

我們再來和你握手。

我們再來爲你洗滌污辱，

我們再來建設你，

我們再來繁榮你，

恢復你，

解放你，

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以前一樣。

城，

文明的城，

我們時時紀念着你，

三十年三月十二日，寫於重慶。

附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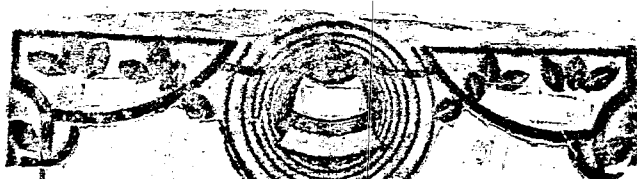
(一)十六世紀，意大利教士利瑪竇來華傳教。其後龐迪我、王豐肅等相繼來華，居南京，傳教之外，兼講天文、曆學、數學等學說。

城

(二) 一八五八年六月廿七日中法天津條約成立，南京被逼開爲商埠，外商由是前來貿易。

(三) 自四國天津條約成立，英國全權專使 Lord Elgin，曾乘兵船，沿長江上駛，直達漢口，是爲外輪航行長江之始。及條約批准，長江開放，外輪遂往來於沿岸商埠。一八七二年李鴻章議創招商局，貨運客運，權利始稍稍挽回。

(四) 一九〇三年，中英議訂合同，由英國承辦滬寧鐵路。借款三百二十萬磅，分五十年還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煤礦夫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

主編者	張道藩
著者	孫望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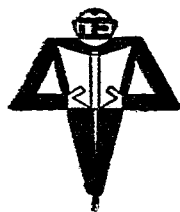
(1725)

綠梅校對

·(0.70)渝·本

3/1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世圖字第二五六七號審查證



正中紙本
1.40